

揽载遗韵

施崇伟



爱莲说 周文静 摄

我年轻时生活的乡下，偏僻，没有一条公路通达。却有两条小河不嫌路远地荒，蜿蜒而至，汇合成乡场白溪。綦江河来得远，源起贵州，有股大山豪气；笋溪河涓涓细细，像小家碧玉。两溪交汇，成就了水路的畅达和水岸的繁华。最繁盛时，白溪场后山的金沙寨早些年驻过大军，并用山石砌成城墙，沿山崖开四道城门，城门架起炮台，成固若金汤之势。至今仍有城门立于临江一面，站在门前，遥可望及百里外的远山，近能俯视足下两条溪流如绿带缠绕田间林地。

三个码头，各有一棵黄葛树守于岸沿。阳光灿烂的日子，老树聚拢浓荫，树下的重瓣野水仙蹿得老高，红色雏菊在小径旁盛开。楼斗菜紫蓝色的花苞舒展了，灌木下散落着蓝色的碎鸟蛋壳。

说是乡场，不过一条街。严格说，冠之以街都过了，就一条巷，还挺窄仄。像一根线头，西边连着乡政府，东边牵着河码头。

石板路缓缓伸展，伸到树荫下，那飘落的阔叶，有的落在水上，有的悬挂在船头立起的桅杆上，欲坠的样子。

来往船只，来路、样式、用途各异，构建出一幅鲜活的“清明上河图”。出产柑橘、芦笋的季节最为热闹，船家大嗓门吆喝着泊船、上货，常引来喜看热闹的小媳妇，站在岸上捂着嘴笑听不明白的外地口音。本地的小渔船差不多一户一只，常常像梭子鱼似在绿水上飘来飘去。春来是鱼的产卵期，渔家不约而同泊船于岸边，排成一溜，煞是好看。一年四季，从来不闲的是送人出行的渡船，竹编的

篷，没有挂帆，木桨声声，往来于两河三岸。

在那一心寻思去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的年龄，要出趟门，全靠以船代步。于是便有了一种专门载客的船，叫做“揽载”。

揽载多是厢式铁船，十多米长。登上略显方形的船头，下两三级黑铁刷上红漆的台阶进入船舱，两边的龙骨间安上一排木板，船舱中间横放几排长凳，算是乘客的座位。后舱是一堆铁器，机器发动时，轻烟和机油味在舱里舱外乱窜。船尾是掌舵的船老大。多是黝黑面孔的壮汉，手握舵把，目光炯

炯，掌管着揽载的启航、加速、过滩和停靠的大权。

揽载没有时间表，来了就上，上满就走。赶场天来往的人多货多，一会就满载出发；闲时出行人少，就得在船上边听船老大吹他的水流沙坝趣事，一边等客到齐。有时，等不到齐满，有急事的人稍一催促，船老大把还未燃尽的烟头吐进河里，手一扬：开船。副手在船头撑篙，船老大回到船舵处发动起轮机。轰隆隆，马达声声，烟味散开，船就动起来了。随着船只慢吞吞退出岸沿，轻盈转头，宽阔的河面漾出一道弧形的水痕。

顽强的肩背

徐向阳

腰，柴山上没有路，父亲要一捆一捆地将山上的柴往山下驮，母亲则张罗着用三块石头撑起家里带来的铝锅，为我们烧水、热午饭。坐在石头上吃饭时我发现，我和父亲的大碗里是满满的鸡蛋炒饭，饭头上还有可口的辣椒炒毛鱼，而母亲自己碗里却是昨晚的剩饭加点盐菜。

父亲将柴三捆一叠用麻绳子刹得牢牢实实，接着一担一担弄好他和母亲的柴挑子，在给我整理好那担小柴挑子后，父亲先拎了拎，然后微笑着对我说：“大概40斤柴，娃儿你挑得动么？”“60斤我都能挑得动！”我满怀信心地回答父亲。

吃完午饭喝足水，稍坐片刻后，父亲就挑起那又高又重的一担柴，走在前头往家赶，我挑着父亲给捆得很灵巧的小担子走第二，母亲走后边照看着我，开始二里路时，觉得还很轻松，肩不痛、身不累，跟得上父亲的步伐。

山上挑柴一般要走好几里路才能找到较宽的路面歇息，若半路歇担子，会堵塞后面的挑柴人走路。

我挑着柴担走了大约七八里路时，渐渐觉得很累很累了，下坡时两腿颤抖着，母亲在身后见状问我：“娃儿，你挑不动了吧？”我无可奈何地应声道：“嗯，嗯。”

母亲在我后面着急地对父亲喊道：“娃儿挑不动了。”父亲听到母亲的喊声后，没有说话，却见他挑担子的步伐越来越快，一会儿就不见了身影。我苦苦挣扎着往前走，肩似有千斤重，两脚开始打晃晃了，又想着父亲怎么没作声呢？正茫然，父亲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对母亲说：“我挑你的担子，你把娃儿的担子挑上。”

我空着手跟在父亲后面朝前走，山林里的斑鸠拖着长音在“苦、苦、苦、苦……”地叫着，声音有些凄凉。山下的河水“咕噜、咕噜”地淌着，也不再是欢唱了。

到了歇息地，父亲的那担柴就像两座小山似的立在路边，他放下母亲的柴担，叫母亲在这里带我休息一会，接着他挑起两座小山似的柴担一步一闪朝前走去。就这样，父亲来回赶脚，硬生生将两担

还记得第一次坐揽载出行的情形。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恰逢赶仁沱场，天不亮就跟着赶场卖花生的伯娘一起从皂角沱上船。船上挤满人头，还有各种箩筐背篋、鸡牲鹅鸭、苞谷红苕，拥挤喧闹。发动机一启动，噼噼啪啪的巨大声响响彻整条河流。船客们基本都是相互认识的乡邻，不是一个生产队的也能基于同坐一条船的缘分攀谈上几句，要是再熟悉一点有些共同话题，可以从上船摆到下船，聊天的声音一浪盖过一浪，提高嗓门近乎吼话，生怕自己的声音被淹没。

早班船开启时天尚未亮开，除了轻飘飘的薄雾，其他都是浅灰或黛青，有点在水墨画中漂流的感觉。声音太过嘈杂，也不会听见岸上鸡鸣狗叫，一切都像画一样安静，揽载船在江水中随波而下，是世间唯一的嗓门和生机。

慢慢地，船在前行；渐渐地，天幕揭开。船舱无窗，是一道无死角观景台，我最欢喜的是一路观赏沿途风景。船舷之下荡开的粼粼波光清涟通透，河岸石滩上浣衣的村妇，田间驱牛耕地的农民，河边小路上挑着筐走路的人们，上学路上打闹的孩童，那野花、秧田装点的田野，还有鲤鱼滩的河石、谷王庙的灰墙、车碗岗枝繁叶茂的老黄葛树，都是我最爱看的风景。

而今，通往白溪的公路有了很多条。上连先锋镇、下接仁沱场，最近的支坪半小时就能到达，然后就直上兰海高速，到全国各地都挺容易。在重回白溪的宝马香车上，再回味已退出“江湖”的揽载，那段慢吞吞、闹麻麻的时光，是一道在记忆中难以抹去的遗韵。

柴挑回了家，他让母亲挑着我的小担子。

到家后，我累得快瘫倒了，我望着父亲的身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父亲今天是何等苦何等累啊？但是他仍然挺立得像一座山，他那顽强的肩背，看不出丝毫的苦和累。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让我上山挑柴了。也从那以后，我立誓发奋读书，为父母争气，长大让父母不再受苦。

之后我成了一名教师，再之后做了公务员。几十年过去了，小时候那次挑柴的经历我永远不忘，父亲顽强的肩背，是我人生道路上战胜所有困难的动力源泉。

父亲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然而在这个偌大的社会中，正是千千万万个父亲一样的人用顽强的肩背支撑起了家庭和国家的明天和希望。

